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三十六　　宋　程公說　撰

書十八

禮樂書第一

宗周功德自文武出衰於厲幽文武之基息矣禮樂賞罰自天子出降而諸侯天子之重去矣春秋之作聖人謹乎名分者于以存禮樂於將墜扶王室於既微也而自隱公始其以防乎東遷而為十世之始歟不書即位

知受命之正自是失矣與邾儀父宋人盟皆書曰及知盟誓之禮自是違矣來賵仲子而冢宰書名則以訓嫡庶名分之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以正人臣私交之失也貢賦不共而武氏子來求賻朝覲不時而凡伯南季來聘況僭郊僭羽大雩禘祭雉門兩觀舉先王之制而蔑之春秋可勿作乎魯在春秋為禮義國若曰猶秉周禮若曰周禮盡在魯若曰諸侯於是觀禮則禮樂必有考信者而以僭自怙豈周公制作本旨哉明堂位

于魯實寓曲留周公之至心傳者曰周公拜前魯公拜
後此殊典也周命諸侯班班册書則無有是矣及公在
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孔
安國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此又侈其報於
既歿感之切待之厚於是乎證然方公之留治洛也成
王以秬鬯二卣綏寧公使之明禋于文武言公之功可
以薦神明而無媿而曰拜手稽首以承文武休享則君
臣之際嚴矣公曰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是公未

嘗居此錫且弗敢宿留王命也成王之恭周公之孚皆
可以示萬世詩書之所載孔子之所刪定吾斯從之矣
平輅既東禮廢樂壞迄於春秋諸侯貪冒侵欲不忌魯
因以並緣曰吾固周公子孫也而僭佚漸啓聞諸傳曰
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
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故使成王之
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又奚請惠公請之則是魯未始有
天子禮樂成王初不之賜伯禽亦莫之受也隱繼惠而

臣設撥視桓楹季氏旅於泰山皆竊禮之不中而舞八佾以雍徹敢於僭天子之樂降而陪臣執國命則從祀先公竊寶玉大弓皆肆為之其源蓋有自而又何誅焉若乃列國之制春秋所不詳錄宋禮之舊夫子謂不足證而吳楚之即夷則非可以論禮第采傳文列諸下方備著魯一代行事於上以傳世變云

王狩一

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有求於諸侯也春秋邦國貢賦不入雖喪紀之具車服之用帑金之費不能自給反求乎下著非禮矣穀梁傳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又曰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文九年毛伯來求金

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

王臣與諸侯會盟侵伐者十一

春秋自隱至閔無王臣盟會之文至僖公五年齊小白會王世子于首止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重耳繼起乃致天子盟王人有甚於小白然考二霸會盟皆在服楚之後蓋克服强楚威振中國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亦莫或忤矣偃然致王臣於盟會雖外假尊周之名而實以伉已也

襄三年公會單子盟雞澤

昭十三年會劉子盟平丘

定四年會劉子于召陵伐楚

逆后嫁姬者四

自逆者而言王者無外王命之斯為后矣故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從父母所子而稱化天下以婦道也書王姬魯為之主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明年紀季姜歸于

侯之大路蓋金路非王路木路也金路曰大路猶熊侯曰大侯也杜預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為金路賜公孫蠆叔孫豹之大路為革木二路於義或然蓋周天子之路以王為大諸侯以金為大大夫以革木為大

論樂

凡聲音之道由於人心至其發越則嘗與政通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於樂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若其等衰之辨莫嚴焉周德下衰禮廢樂壞王子頹享五大夫樂

及徧舞（莊二十年）鄭厲公享惠王于闕西辟備六代之樂（莊二十一年）下凌上替甚矣其後景王將鑄無射（鍾名射音亦昭二十一年）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細不滿他彫切）大者不摦（横大不入户化切）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越明年夏四月王田北山有心疾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書公在楚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春王正月皆書公在乾侯定元年不書正月

世子

桓六年秋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傳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大牢牛羊豕）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之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公羊傳曰喜有

正也

婚姻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若莊公納幣於文姜之喪文公納幣於僖公之喪而莊公又以

雝人之子共祭祀皆書以譏之媵淺事書之亦譏也

內逆女五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外逆女四

隱二年秋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僖二十五年夏四月宋蕩伯姬來逆婦

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禘二

禮不王不禘禘者帝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

帝諸侯主星辰山川大雩主上帝者也雩而雨則言雩
雩而不雨則不言雩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秋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秋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雩
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丹刻二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宮桷

穀梁謂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天子之楹刮之而飾以黝堊天子之桷礱之加密石而無飾黝黑飾也堊白飾也爾雅地謂之黝墻謂

之堊穀梁之言黝堊則楹而已范甯以黝堊為

黒飾誤也

立宮二

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

屋壊一

文十三年秋七月大室屋壊

災二

成三年春二月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哀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作主一

文二年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納郜鼎一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

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

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

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寶玉大弓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

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竊諸公宫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

定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夏四月得寶玉大弓

雉門兩觀

明堂位稱魯之宫廟與天子同者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公羊傳曰五坂為堵五堵為

雉則雉門天子之制也傳稱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則兩觀天子之制也魯僭天子舊矣春秋因其災以見之復書新作又以譏其僭王制而不能革甚之也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南門

穀梁傳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肆大眚

程頤曰舜典曰眚災肆赦臯陶曰宥過無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斯先王肆赦之道即未聞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辭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無辜莫斯為甚天子尚曰不可況魯國諸侯而敢專肆哉後世惠姦宄賊良民其沉於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

莊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觀魚及社揔五

觀魚書觀社書用牲于社于門書譏非禮也

觀魚一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

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才用反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

觀社一

莊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用牲于社三

莊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論魯車服之失

車服上所以賜下也制有等衰之别用有上下之辨魯

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祀帝於郊而天王乃使家父來求車（桓十五年）則是上而反求乎下矣鞌之戰（成二年）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先路者革路若木路）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祝柯之盟（襄十九年）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及襄公在楚（二十九年）季武子使公冶問公起居公與公冶冕服則是諸侯而擅賜其臣及他

國之臣僭甚矣

論魯饗禮之失

周禮掌客王巡狩百官從者所過之國共其積膳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春秋世巡狩之禮廢僖三十年王使宰周公閱聘魯三公而下聘禮之變也饗食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辭何以堪之孔穎達曰周公自謙也然亦以見王室弱周公非因從王巡狩而聘非周制矣凡牛羊豕共三百頭為百牢天子

而弔矣

檀弓云士之有誄由莊公始謂莊十年乘丘之役也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謂襄四年臧武仲與邾人戰敗于狐駘之役也凡檀弓皆主變禮言

冠於衛成公之廟則冠于阼以著代之禮失矣

襄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

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儀禮士冠無祼享之禮無金石之樂此蓋國君之禮也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在禮男子二十曰弱冠士禮也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誤也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為殤大夫不待二十而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武子

對晉侯之言則是行迫於盟主不守其言汲汲焉即他國之廟非冠於阼之禮也左氏以為禮非矣又甚而尚羔之制因會禮始習則典章文物之亡非一矣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呂祖謙曰當時先王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魯秉周禮尚不知羔鴈之別至見晉卿大夫執之方且講明舉此一端則其

餘禮之不備蓋多又以推春秋末先王之禮散在天下無所統紀是以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道德仁義典章文物欲散而未盡非聖人脩之則天下後世無自考證矣然卿大夫所執乃帝王巡狩之禮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在虞則有五載一巡狩所脩在周則有十二年巡狩所脩尊卑上下之分政賴玉帛采章以別等差曾不辨羔鴈亦以東遷巡狩之禮久廢不講故歟

若傳載昭公如晉（五年）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女叔齊謂其焉知禮蓋其言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懿伯）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往年莒亂取鄫）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此段）善明禮之本與昭二十五年子大叔論禮為天地之經緯二十六年晏子論禮之為國與天地並異詞同意故

附載禮樂書則魯之不達於禮非一日也而明堂位言魯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亦近誣矣

論魯僭樂之失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傳曰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佾干羽之揔稱也羽象文德干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曰羽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禮樂舊矣羣公之宮皆用八佾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

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明前此用八之僭也故曰厲樂然用仲子之宮亦非也襄十年傳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王禮而魯有焉亦僭矣而傳云禮者魯以是為禮也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音佩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文王樂曰美哉猶有感音憾

詩維清奏象武也此文王之樂蓋文舞也美哉猶有憾美者美文王之德憾者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人以為憾也注言文王恨不及己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致太平何待文王淺也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傳以述魯藏周樂之制然實則僭也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用白金以覆其冕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明堂位曰魯升歌清廟周頌也下管象周頌武也朱

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自牡用白牲至俎用梡嶡無非天子之禮也自升歌清廟至納夷蠻之樂於太廟無非天子之樂也大武武樂也所以象征誅必朱干玉戚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覿故也大夏文樂也所以象揖遜必皮弁素積裼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公羊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誤矣

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昭公將出禘

於襄公二十五年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禮公萬舞二十
六人而止存其二故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
而已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雖伶人賤工識樂之正然樂正而魯不用故太師摯
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
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散之四方
逾河蹈海以去亂由先王之澤浹於人心者尚在不得
其職則去又以見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惜乎其

不能用也蓋天子徵諸侯僭大夫彊諸侯脅於此相責以等相覬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樂亂矣

春秋分記卷三十七